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升仙傳

第四十二回 高仲舉探妻遭害 韓慶雲為友訪親

話說高仲舉關上大門進院入房。夫妻相見各人淚流，離別之苦一時述說不盡。於氏說：「夫主，你說丁郎前去找你，既然父子會面，怎麼不見孩兒來？」仲舉說：「只因路途遙遠，恐怕孩子難受辛苦，如今叫他在外邊上學攻書，所以我獨自前來接你。」於氏說：「小孩子家留在外邊依靠何人，你卻如何這等放心？」仲舉見問到這裡，有心說了恐怕於氏生氣，欲要不說又怕日後難以見面，躊躇多會無奈以實相告。於氏說：「既然如此咱該早些起身，免的再惹是非。」仲舉說：「賢妻之言有理。」二人說話，暫且不提。且說許祿奉年七之命打聽高家的事情，等了會子不見有人出來，遂到朱家店內找房住下，到了夜靜之時，只聽隔壁屋裡有兩個人說話。這個說：「大哥你方才把大爺送到家去，可是什麼街呢？」那個說：「叫作草帽棚。」這個說：「囑咐什麼話來沒有？」那個說：「在路上怕人撞見，哪裡還敢說話，及至到了門口剛開門，偏偏遇著一對燈籠，大爺只吩咐了一句叫我明早去討回信。」這個說：「依著我的主意，明日僱個牲口再去問信，省的耽誤工夫。」那個說：「這倒使的，還有一件，僱牲口的時節合同上只可寫個假名，別提出高字來。」

這個說：「不錯，如此辦法方妥。」二人只顧說話，誰知許祿住在隔壁這間屋裡，聽見二人這等說法，知道是仲舉私自回家。等到天明起來，叫開店門回去報與年七。年七叫許祿拿一個帖到中城察院鄒懋卿處支吾了一聲說：「高仲舉私自回家，快著差人去拿逃軍，問他解子王英的下落，務必招成問他一個死罪，異日面謝。」這鄒懋卿乃是嚴嵩的門下，聽了許祿這一番話，就叫許祿做眼，同兩個皂隸往仲舉家去。

且說張明也是起早出店，到了高仲舉門口，把門敲了幾下，丫鬢出來問了姓名開門放進。張明復又將門關上，把張明領至後堂。仲舉一見說：「張明，我自昨晚到家心驚肉跳，你到店中多帶幾兩銀去僱一頂駝轎，三個牲口，必須今日起身方好。」張明答應一聲翻身而去，丫鬢隨後出來才要關門，誰知許祿同皂隸已在門口，轟的一聲跑到院中把高仲舉鎖上，拉著就走。於氏拉住再三哀求，哪裡肯依，把仲舉拉進衙門。

鄒懋卿立時升堂，一見仲舉說：「好你這個無法的兇犯，充軍私自回家該當何罪？與我拉下去先打四十。」兩邊人役答應一聲，將仲舉按倒在地，四十板打的皮開血流。上邊開言問道：「當日的解子王英下落在哪裡去了？」仲舉見問，心下驚慌，並不知王英當日歸往何所，無奈跪爬半步，把當日充軍路過濟小塘，王英釋放自己逃走的話說了一遍。鄒懋卿聞言微微冷笑說：「好一個凶徒，當日殺死人，幸而減等充軍，尚不知改惡從善，路上又把解子害了遠走高飛，今日回家又犯在本院手裡，你還有何話說？」仲舉聽說這話滿心冤枉說：「青天老爺，小人乃怯懦書生，焉能害人。原是他放我逃走，他自己也逃走了。」鄒懋卿一聲斷喝說：「好奴才，竟敢還不實供，著枷棍上來。」兩邊答應一聲，提過枷棍，把仲舉的鞋襪脫去，一枷棍枷的死去活來。仲舉受刑不過，遂又招了打死王英的口供。臧官也不再問，就吩咐把仲舉上了刑具，借寄鋪中明日解送刑部。

且說張明討了示下回到店中，拿了銀子同胡旺到了驢子店裡僱了牲口駝轎，叫掌鞭的跟到仲舉門口，張明上前叫開門，與丫鬢說道：「已僱牲口來了，叫姑爺收拾行李去吧。」丫鬢說：「不要提起，早晨你剛回去，就有兩個差人推門進來把家主捉往衙門去了。」於氏在院中聽的是張明說話，遂叫到裡邊說：「你姑爺已經被人拿去，聽說在中城察院審問，你快去打聽信息要緊，叫他們把牲口趕回去吧。」張明聽說即忙出來叫趕腳的回去，與胡旺言明此事。二人找到中城察院，又問到西口鋪裡，給了鋪頭三錢銀子方許見面。仲舉一見二人，滿眼落淚說：「只因我不聽相士之言，致有今日之禍，又有臧官作對說我打死解子王英私自回家，屈打成招，明日要解送刑部。看來這個官司有些費力，你且回去，明日再來打聽好作商議。」二人領命回去報於氏說：「主人的官司大概無妨，到明日再聽信吧。」言罷回店，這且不提。

且說一枝梅到了黃昏之時，見仲舉出去沒有回來，到了明早見兩個僕人從外進來，面有憂色，遂暗走到窗下竊聽，只聽的胡旺說：「張明，刑部衙門在何處呢？」張明說：「明日起早先到鋪中，等察院文書出來，自然往刑部起解，咱跟去就是了。」苗仙聽罷翻身入房與韓慶雲說知此事，也要到明日去探虛實。

再說鄒懋卿做了文書到天明發出，差了兩個衙役到鋪內將仲舉提出，張明、胡旺連忙上前，一個背著一個扶看走到刑部門口，原差先往司務廳掛號投文。一枝梅、韓慶雲瞧見高生，點頭暗歎，二人走到一個小酒鋪中，取出小塘的東帖一看，只見末後一行言道：「高仲舉犯官司，可找魏東泉商議，求他問個秋後死罪，方得活命。若要銀子，多少自管許他，可往陳鐵筆狀子鋪內等候自有機會，事完可到四川巴東嶺相會。」二人看完收起東帖。韓慶雲說：「這個魏東泉我卻認的，他是六部通家，曾替人料理官司，與小弟原係老親，待我前去找他看是如何？」言罷要了一壺酒來，二人喝了還錢出門，一枝梅在街上等候，韓慶雲到了鬻子街正往前走，魏東泉迎面而來說：「賢弟一向不見，從哪裡來呢？」慶雲說：「只因在外遊學，所以久違。」魏東泉讓到家中書房裡坐下，正要叫人看酒，慶雲說：「且慢，小弟有件事與兄商議，有一個同學朋友高仲舉，十年前曾遭冤枉官司，幾至喪命，奔走減等充軍。」

有一個解子王英一心向著，在路上放走仲舉，自己也不敢回家。這仲舉流落湖廣武昌府，與鄉宦做了螟蛉，因為回家探妻，又被仇人首告官司，把他拿去，賴他打死解子，現送刑部問罪。求尊兄替他打點打點，自有重謝。」魏東泉說：「這事難辦，待我先去看看再作道理。」言罷同韓生出門來到刑部門口，說：「韓賢弟，你在對門酒鋪中等我，我到裡邊說說。」言罷進衙而去。

韓生見一枝梅還在街上等著，叫進酒館把魏東泉的話說了一遍。一枝梅說：「事有幾分妥當，等他來時就說我是高仲舉的僕人，好便與你說話。」言罷坐在一旁。不多時魏東泉進來，和韓生坐在一處，要了一壺暖酒，二人吃著，東泉說：「賢弟，我方才到了司務廳，煩朋友私開了文書，看了看高生已經招了口供，只怕是個立斬之罪。」一枝梅走將過來說：「爺爺，高某這個死罪還有救無救呢？」東泉說：「這個人好沒道理，我們說話誰叫你在此答腔。」韓生說：「不是外人，這是高朋友的盛價。」東泉說：「既然如此就不妨礙了，你主人這個死罪似乎難免，除非問個秋後決或者遇赦也未可定。但是他的對頭難纏。若要打點這事至少也得千兩紋銀。」韓生說：「表兄若能辦理，我同這管家前去操辦何如？」東泉說：「賢弟，這可不是一兩半兩，只怕難以辦吧。」一枝梅說：「無妨，現有一宗貨物價值千金有餘，小人同韓相公找個主兒賤賤的出脫了足夠用的，不過三日必定妥當。」東泉說：「若然，待我自去辦理。」言罷會了酒錢同出酒館，三人作別，各乾其事。

且說苗、韓二人遵小塘的東帖去找詞訟鋪子，往前走不多遠，見街西有個招牌，上寫陳鐵筆代寫詞狀。二人一見滿心歡喜，掀簾進去，鐵筆把手一拱說：「二位要狀麼？」苗仙說：「我們不是寫狀，特借寶鋪坐等個朋友。」言罷方才坐下，只見進來十個南方人和鐵筆一齊拱手，有個年老的開言說道：「我們十人俱是江西客人，在京中開磁器店，今被嚴閣老的管家年七依勢霸行，把店和貨物盡皆奪去，算來價值萬金有餘，我們要去告狀，叩求先生寫張狀子，自有重謝。」陳鐵筆聽罷把頭一伸說：「眾位未曾告他，也該想想，滿朝文武尚且怕他，何況你們客人，快著請出去吧，休要連累學生。」

眾人無奈一齊出去，韓、苗二位也跟出來，只聽那些客人說道：「陳鐵筆不給寫狀，這氣難以出了。」一人說道：「雖難告他，若有個好漢能以將他凌辱一番，將那些磁器盡皆打碎，也算是出了氣了。」又一人說道：「或有這樣漢子咱就送他一千銀子。」一枝梅聽到這裡心中想道：「要鬧磁器店非我不可，或者這就是得銀子的機會，也是有的。」想罷與韓生附耳說了幾句，韓生點頭。一枝梅趕上那些客人，學出江西的口音說：「列位鄉親請了，方才說是要訪一位好漢替你出氣，不知此言是真是假？」眾人聽的是本處聲音又是道家打扮，說：「鄉親，我們不過是句氣話，哪裡可有這等好漢子呢！」苗仙說：「只怕眾位不是真心，若是真心，只怕就有這等好漢。」眾人說：「這人現在何處，鄉親何不指引指引。」苗仙說：「不用求，我敢獨自承擔。」眾人說：「休

要取笑，各人請吧。」苗仙微微笑說：「這等事情我一枝梅若辦不來，只怕沒人能以辦了。」內中有年老之人素知一枝梅好打不平，有驚天動地的手段，遂滿臉陪笑說：「義士你要替我們出氣，不知是怎樣出法。」